



脈部
著述一部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門外
不出
和
不
別
藏
書

76
3200
6



78
3200
6

明治九年四月刊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東京 奎章閣藏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目錄

芝金杉瓦斯會社

附

瓦斯燈

公園

附

上野山内

女學校

西洋料理店

門外
不出
松本道別藏書

目次



代言人社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

服部 誠一著

芝金杉瓦斯會社附瓦斯燈

俚諺曰蝙蝠者入無鳥鄉而專翱翔之權天狗者向
ナキクニノテ無人境而高倨傲之鼻蓋謂人民未出膠昧而為微
物所壓制也故聞未聞之事見未見之物則恠以為
理外之理無欲講究其物理之力徒亦無欲弘暢我
智識之意恠然而安其寡聞頑乎而甘其鄙俗是名
之蕃夷而不容於人間世界也苟有卓見者恥己之

短而慕人之長千琢万磨欲以闢蕃窟之朦霧而揚
開化之明輝是以萬國互通交誼也維新以降本
邦亦注目於此勉採泰西之長而補本邦之短專欲
使衆庶富其智識其日猶雖淺百技百藝駸乎進步
如都下則爭愛舊風競起新業者日多一日人智之
開明可推而知也試想昔日稱天文家者不免從鍼
孔窺蒼空之誹今也不然如以全地球為一智囊
無所不究無所不測飛輕氣球而量天之高浮火輪
船而測海之大馳汽車而千里為一日程之往返架
電線而萬國為一瞬間之應答自由自在千新万奇

智不亦廣乎技不亦妙乎凡百般之新事推其所由
生則皆無不出於開明之一明字也噫大哉明乎一
明以能辨其物理亦能起其技術又能變之又變化
之為之而可能成測之而可能知天地萬像無不可
得能講究者智愈智而明愈明學問之明也政治之
明也風俗之明乎技藝之明乎盲者猶學而能知字
聾者亦學而能聞書在上則百官能明其職在下則
萬民能明其業明乎又明何物不明雖脚不曾踏地
之名公巨卿從變華族能明下情既明于通商于貸
財而亦明于花街于柳巷恐過其明而欲至家之暗

新華自語 卷之三
欲為吏者先明海內之職務，伎智囊之明雖未可測，能明諳賜俸之利為書生者最明，海外之事情我國之由來雖未全知，猶能明自由之論，士族也明，素餐之道而苟欲不明，還祿之議，耕夫也明，其經界而願不明，其租稅是而不可不明之明也，工乎商乎於利己之方苟無所不明，至如絃歌者流，僅猶皮與馬骨一層能解明字義，能明酒肉之真味，能明枕藉之妙手，明于媚笑，明于欺騙，最其明者則未見容懷而先明其囊中有無，遂明暗室之暗跡，而出暗處，恥於明處，明醜名於新聞紙上者，比之有之是亦明中之一

明也乎都下既雖有此百明，如不設變，暗夜為白晝之方，則未免為明々中之一欠典也。如泰西諸國，迅發明其方，輒瓦斯燈是也。先是橫濱既有其建築都下芳原亦曾有其議而未果者數月焉。頃日會議所更興其議，忽竣其功，而既點燈至此都下始為開明之完璧，而無月暗夜也。不知嗚呼明哉！瓦斯之明乎！余眼元雖矇眊，幸假其餘明而稍覺微明，聊記瓦斯燈之明於後。讀者幸勿笑屬文之獨暗。
瓦斯會社在芝金杉新網坊之南濱，域內延袤約數百弓，中央有製瓦斯室，々々內並列五箇，都寬以鉄與

石築造之燒石炭者五奴六漢晝夜薰煙渾身黧黑
恰與混堂爨奴一般要暫不絕火石炭焚熱則瓦斯
從蒸發矣每竈附着鉄管其頭部以通瓦斯別橫架
一大鉄管而僅吸他五管之瓦斯竈有五管從之竈室之左
側安一大鉄釜其形如伏尋常釜大鉄管則彎曲通
這釜底是貯瓦斯之器也其釜之巨大也高達三十
尺周圍一百零八尺釜腰有大鐳附之八株鉄柱以
支持釜體而懸下四箇巨鍾於釜頭端是量瓦斯之
盈虛也又釜側有一室羅列三大鉄匣中盛石灰與
水而通鉄管其底瓦斯過之以瀝淨其雜物至此始

為純粹之瓦斯最後室則銅管數條蜿蜒曲折而皆
傳瓦斯管端則通時辰器或寒暑鍼等是測其度節
其量之器也自此埋大管於地中以通瓦斯因大管
而岐出中管四接曲通平佈滿街每街隔八十尺建
小鉄燈臺並列兩側燈杆之大如巨筧上分每
口有簧四掩玻璃以避風雨簧有機左扭之則瓦斯
忽發種之以火則瓦斯陸續焚燒而撥起吐焰右扭
其簧機則瓦斯忽滅其機關之巧雖那頑固子雖那
舊習翁一目以可能醫治卑屈之文盲也現今分二
道照都中央一則自金杉橋過京橋日本橋右折達

淺草雷神門一則自日本橋直行及萬世橋如橫街亦既設之瓦斯光之不及處則補以新玻璃燈英新明器械之巧裝置之大畧雖如此其經費不過三十萬圓云且從其事者僅二十餘名今以其費額比較諸國都之富實微々一費也總曰一小費能照大都會者可不謂利溥且價廉乎矣維新之政專謀民利總雖如此見其功績如此瞭然者鮮矣故往往有鳴不平者何不思之甚也乎宜以瓦斯燈之一明推他百般之新明也

夕陽已西晚煙漸迷萬戶半鎖時將黃昏早見一夫挿火於竿頭米左奔右走趨燈臺而傳火縱橫如織恰與兒子捕蜻蜓狀一般隨傳隨燃一竿頭之火忽吐萬燈之明通街既明而餘焰焦天滿市皆白而流華溢地銀河星未見而光先如飾鵲橋月未昇而影乍欲飛四時真是築成不夜城去一瞬早已現出廣寒宮來銀坐街上戰素色於玉樓映射之間晃々皎々恰如白鷺戲雪萬世橋頭洩光華於花木扶疎之中粲々爛々正似粉蝶迷煙或亂或靡俞燃俞輝行人相見而可相認奔車相遇而不相礙路上點塵猶可能數實不知大陽之沒也雖痴漢脚無踏牛糞滑

新編異言 卷之六
獨之憂雖老夫眼無蹶狗頭吃驚之憂雖撈兒亦可
無施手術於暗處之處雖兇賊亦將無振白及於夜
間之間後雖魑魅妖魔亦不能施其幻術故雖三尺
之女兒衝氣怏然而不厭夜行何憶病也秉燭行女子
夜行雖勇不知止記者嚴戒之現下可知化之明輝可謂既及萬像也
瓦斯燈明既雖如此照大都々人之風俗亦能如此
明乎否記者未知也竊聞有燃無油燈於暗處者無
油而能燃者輒一種之新發明也雖瓦斯之力恐不
可及或云是汲油店阿淞之未流者也果信也乎記
者亦未知也

夜高既散而人行漸絕市街稍闕而街燈獨明惟見
何物隱見於瓦斯燈之傍而黯淡有影遠則如有人
近則忽滅影真是微妙之一怪偶捕其影則何思班
白姬也手中罩頭而手携虛燈為如有所行之狀是
所謂三津川之守津婆而誘導人於地獄者歟開近
間有地獄如又見一箇少婦隱見亦無窮年垂三旬
而固不足怪而春色如溢圓髻欲傾而揚擲支之何堪緋禪緋袞
肥腰猶寒可思縞衣縞滅貧軀欲冷隱時則寥寥然
而去見時則悄悄然而來常背街燈而伶俜於人屋
下此婦也甚如怖巡警者然矣彼左則右避又右則

左避如行如止如窺如待如呼如勸如訴如說可憐
 敝袖帶風霜夜使人動淒惻之情可憐粉面照氣燈
 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知是情婦追睚夫者欲將惡
 婦覘行人者歟認少年則迎着而能相其人若非其
 人恐而忽隱果遇其人狎而忽親不知是何者也乎
 在這明々燈下獨見這暗々一怪看時見ナマイキ少年戀
 歌寄情駒辰鳴玉微醉陶然而過焉婦忽一走要之
 道君昨夕有約必期混堂之歸而必遇于此然而君
 不來君何無情男道郎非ナク敢食言不得已也會途避
 近隣隣友熊熊五郎不付度余心而強誘引余於那女

師家然猶不能告以實郎心之苦亦可想也郎自入
 至出不以安聲容散乎香飛一飛來則既不見卿々
 或却非欺郎乎婦指天一方道君請勿疑妾為君偷
 他目而既設一席妾之多情可以知也雖然獨如此
 街上燈明何妾見瓦斯燈有如視地獄大鏡之思惟此
 若觸巡的之眼珠借不免縛腰之恥也雖然欲避之
 又他無可相遇地妾痴情之切反思彼蒼天之暗故
 離郎袂道妾固雖痴亦非不知恥鉄面皮妾恥縱可
 忍恥可忍孰獨如君名何妾想令不能幹好事過時

者是非狡黠則嫉妬也妾不堪万恨也况今夕遇此
 良人若不能專一刻妾咒詛清正公與阿岩稻荷而
 必報其怨立語喃喃終携其手向河岸一方而去矣
 忽聞履聲蹙然甲呼泥坊乙呼畜生一逃一追又適
 又趣如有事於迎街然矣甲道其過橫坊乙道其入
 背路一人又罵曰若雖欲脫如燈明欺晝何若雖欲
 潜如影不能掩何蹙々捺々左搜右探警吏亦湊自
 四方百方偵索竟如失盜兒二人在薪炭積薪炭間
 了々聞之吃愕狼狽婦道迎頃何多盜兒汝亦偷人目亦竊盜
 一學之妾屢為盜兒所驚男傾耳道聞得彼蹙音果將

來此之足也言未畢突然照縱紅線燈來二人又愕
 倉皇將遁嗚呼如何矣前則川流後則薪炭欲避則
 無地欲潜則有影警吏大喝罵曰天網雖疎豈漏這
 惡漢乎革靴如飛蹴一蹴二人轉倒殆將就縛警吏
 撐燈熟視道呀呀奇怪々々汝非盜兒果是私窠子
 之獲餘也二人震慄顏色如土塩頭磨地而特唯々
 矣何思樂土忽變苦界既陷地獄輒苦恰是妖桃欲
 開暴雨妬花嬌蝶欲眠狂風破夢更加一打曰汝等
 以唯ニハ一字欲贖其罪乎何故昧伏焉謹具狀其實婦
 乍設辭曰妾等乃夫婦也噫哀哉貧困逼骨無糊レ口

途將投二身於此川，彼時早此，時遲僅踏躑而忽為官公所認，嗚呼不幸哉！兩人之身官請怒之，說了淚下。真窮吏轉怒雷曰：汝淫婦勿巧欺官，吾豈乘汝口車乎？汝誠欲死，何不投于兩國于永代，此溝元淺，非可能死。況退潮乎？余烏羅汝騙網乎？官命之重不可不拘引於分署，勁腕早來，遂就縛於瓦斯燈下。都下屢雖芟除這般怪物，恰如追飯上之蠅，瞬間而復集。夜多一夜，是亦一種之糟黨歟。國音糟與瓦斯通一箇老夫肩擔蕎麥行，呼行鬻，夜深而過日本橋頭，標燈黯淡漸暗，漸滅，翁獨立橋畔，且歎且喜，適有按

摩師過，駐筇而喫温蕎三碗，謂翁曰：翁今如歎如喜，然矣，是何之故也？乎敢問其說。翁啜滿洒曰：愚叟之歎，非獨歎喜，亦非獨喜荷。日本人則皆所同也。君雖目不能見，耳能有聞，果聞乎否？一新開化之美事，無一民不浴其洪恩者。况老且貧如翁者乎？翁鬻夜蕎麥，也有年焉。昔日則警夜無巡，官照路無街燈，愚漢隨而橫行，翁嘗為黠兒，所騙錢凡幾回，今也不然矣。巡官警夜，瓦斯照街，夜行亦不異晝行。今宵既過二時，雖油燈既滅，道路且遠，無可取恐者，亦無可取憂者，是皆一新之賜也。思天恩深，則感然不知淚下，豈

得_レ不_レ歎喜乎按摩鳴_レ不平曰翁勿吐_レ老言世人開口
言_レ一新呼_レ閑化唯_レ一目土木營繕之新_レ而謾讚賞之_レ
汝_レ所謂仁恩者果何乎仁乎恩乎畢竟皆無_レ不出_レ於
己膏血中者租稅也益加_レ區費也被_レ促曰此曰彼皆
欲_レ巧收_レ民之膏血亦何謂仁恩乎聞_レ瓦斯燈既_レ成矣
是猶_レ燃_レ己膏血也况_レ師輩以_レ燈為_レ最大長物唯有一
節則不論_レ晝夜可能_レ步行也如_レ瓦斯燈最_レ余所_レ不敢
喜也余輩日_レ歎世運之衰微耳焉未曾_レ聞_レ有一快事
也翁猶以為_レ快乎何老耄之甚余則目之盲也翁則
心之盲也雖同_レ之盲其實有_レ霄壤之差豈足_レ共議乎

振_レ筇叩_レ地喋_レ々然而不止翁莞爾笑曰吁子言過矣
抑子鳴_レ不平者所謂_レ盲人之頑情也翁為_レ說_レ天恩之
一二汝在_レ街上無_レ踏_レ犬糞_レ蹶_レ馬_レ矢陷_レ凹處_レ澆_レ污溝_レ之
憂者則道路修繕不_レ怠_レ之賜也在_レ夜市亦無_レ為_レ車馬
所_レ輾_レ為_レ惡漢_レ所_レ欺_レ受_レ點兒侮_レ過_レ咬_レ狗_レ害_レ之憂者則設
巡查與_レ街燈之恩也汝猶為_レ不_レ蒙_レ天恩乎且汝輩頗
多_レ醜行何以_レ能_レ容_レ嘴_レ於_レ治政_レ間汝勿_レ復_レ吐_レ盲言_レ按摩
憤然轉_レ白_レ眸曰余果_レ有_レ何_レ醜行余雖_レ失明_レ未曾_レ誤_レ認
團子_レ拾_レ馬_レ矢亦未_レ誤_レ認_レ人_レ戶_レ入_レ街_レ廁翁道_レ何_レ々勿_レ復_レ
起_レ那_レ頑情余所謂_レ醜行者非_レ是_レ之謂_レ也聞_レ汝等到_レ某

公某侯之家必先採自權妻尻及且那鬚撫其鬚則
賞之摩其尻則讚之先副權的意而欲釣且的寵脅
肩諂笑恬而無所恥為其目的者輒僅欲攫二三米
纏頭也何其醜態之甚乎會一夫又來喫蕎麥翁捧
碗且呈且道翁雖小商心底之明如瓦斯燈非汝徒
也按摩道何這老人余果有何醜行且汝何由證之
翁道屢證於新聞紙上汝不能見故未知其恥也是
不啻目盲心亦盲也汝猶有言乎按摩言少塞焉一
夫乍容嘴曰余也雖老且聾畧聞兩君之言而亦少
有說請聽之惟都人十中而八九盲人也其心目兩

明者不過屈指何獨咎按摩哉看他頭戴尊冠身帶
重任與那權妻的外妾的同車而橫行白晝者比
有之甚則與班猫乘與馬骨乘恬然而不異何等鉄
面我眼不能以視吾醜態者非盲而何也柳橋之臭
話芳原之汚談若有能聞恐可底再余聾則亦僥倖
也是決非誣言亦以新聞紙可證也此徒不啻盲又
與按摩同其業何則朝所行夕忽變昨日所進今日
早退日夕揉而又日揉終至揉而揉倒嗚呼危哉故
余觀煉化石則歎觀瓦斯燈則歎缺道也電信也觀
而無不起歎者是無他恐如此美室如此美物亦揉

而揉倒也思之則豈得不歎乎蒿翁亦喟歎道余觀
新美而起喜歎君觀而起悲歎同歎而大異其情者
元是人心之所不同各採其所欲可矣按摩始開笑
口道余聞此奇說全得醫治頑固病焉思兩君猶有
偏一之頑塊一悲歎一喜歎是亦可稱一病也余揉而能扣
之則三人之病皆可能全治也不亦奇說乎三人哄
笑別于東于西而去按摩耶鍼治蒿交耶蒿交

公園 上野

人之呼吸於地球上也不勞其心身則不可暫生活
既勞其心身則不可不慰之若不慰之則不能堪其

勞也蓋造物主造山川花木之美以喜人耳目樂人
心思者則不出其意也文官賜一六休暇於百吏武
官許日曜游步於諸卒者亦蓋欲使慰其勞而能堪
其職也若日夜電勉勞頭腦不止則精神衰疲恐有
生病患故泰西諸國皆闢公園於都內而許庶民縱
游以使慰其勞本邦亦倣之設公園地於上野淺草
兩處而為庶民游步之域實可謂維新之恩無所不
至也然如淺草以奧山為公園未有改其面目者上
野自為公園來一變舊景四時雜遘不暫絕游人之
跡是亦為新繁昌之一地

東京之盛山坊水街日換工夫月新趣向可游于東
可豫于西于南于北可游豫也而兼山水之美與煙
霞之妍者獨上野之地耳也山曰忍岡雖甚不高山
閑西南而眺瞻敞濶可以能暢愁眉池曰不忍雖甚
不廣水半淺深而煙波瀟灑可以能濯塵胸山頂則
櫻樹為林花屏匝雲耶雪耶恰如晒白幕於曉靄
斜陽之間入山而欲無山水心則芙蓉為叢香露滴
漚錦耶繡耶真是醜紅衣於纈漣穀渚之中臨水而
不見水况鳥之綿蠻戲花而奏自然之音樂况鷗之
浮沉蹴波而出天造之活畫山之嬋妍水之窈窕朝

換幕移陽春不啻秋也紅葉織錦而風煙如添冬也
飛雪裁花而樹木復笑雨亦淡粧晴亦濃抹其奇其
妙筆不勝記詩不可寫真可謂都下無雙之勝地也
此地從來係舊幕府之墳塋與芝山一般不曾許庶
民之縱游官從附以公園名頓為新繁昌之一地游
客雜道非昔日之所及也殊以芳時為最盛矣酒壚
茶竈山上架棚々外設棚花間連榻々邊列榻如鱗
斯次如櫛斯比圍花賣茶繞花街酒縱橫高下無復
立錐地其數有六百余箇游人之絡繹可推而知也
何思昔日稱彌陀念佛之靈山者今日變游步熱鬧

之樂土事物之交換實不可測也近聞極樂淨土之
涅槃亦變移枕藉於地獄焰魔之門巷鬼女連袂而
鬻十七春真不可思議的之奇變也奇變之流行於
神佛也甚矣辨才天亦降人間而開帳女菩薩亦墮
塵界而說經隨而說苦隨而說樂又解其帶又脫其
衣其次有解何物云果信乎曾聞有花而能解語者
況神乎況佛乎百解不足恠也雖然余未曾拜其開
帳亦未聞其說經則未知有其靈驗也余將問之於
上野兩大師

膏雨已霽紙鳶飛空輕風漸軟籠鳥呼暖時是艷陽

櫻花爛熳山頂山腰芳雲一抹白之自外又不見山
觀花人人花而迷花迷花人醉花而歌花々間之游
客多於花之多男群女隊肩摩腕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來不游群々隊々蠅集蠅屯輻輳於一山頂
雖頂非不廣將無我所踏地滿山笑語如湧如熒花
間酒肉為池為林紅友社員固無來不醉焉團子連
中亦無行不飽焉有閑行厨者有傾瓢酒者有獨醉
而樂者有與眾偕樂者有起而吟者有坐而嘯者百
容千態各異其趣戰酒盃者紛々與落花齊飛競舞
袖者片々與胡蝶共狂歌闕則跳又歌又跳猶兒亦

歌杓子亦跳相遇相逢無人而不狂顛於花者狂乎
狂乎雖狂則同狂各異其狂有驕慢之狂有得意之
狂愉快之狂愚痴之狂新狂奇顛風態可想其捩虎
鬚而長其頤傲々然自驕其位者非山手之大將必
下坊之隊長也其粧猫面而細其眼洒々然暗誇其
美者非柳橋之妖物果新橋之怪獸也其扶侍兒之
手者東京無双之新貴妃乎思是驚馬骨變而為一
朝之尊姐者也雖榮則榮嗚呼可憐不知我身易衰
不如花其懸佳人之肩者日本第一之好男子乎或
是五倍子化而貪一時之富貴者也雖貴則貴嗚呼

可憐不顧我富脆於花况游郎乎况蕩子乎無言花
能勸酒有言花能扶醉陶然恰如無一事關心既忘
苦既忘愁又忘其家又忘其身其次忘紙幣易飛其
次忘身代易瘦百皆忘而狂顛於花此席兩虎決雌
雄於東八奇腕妙手十指如飛相合々々一拳連勝
雖彰義隊之激戰恐不如此手彼席雙猫爭優劣於
甚九新詞奇曲三絃似吼相連々々兩口一調雖伏
見睦之攻砲亦將避三舍時見一双醉漢酩酊如泥
甲扭手帕抹額而及鼻左手摑肴右手捧盃乙垂簪
禪脫冠而抵地頭簪折花背擔巨樽踰々而共蹶踉

而共危行而且酌步而且歌是真不知手足之舞
踏者也甲密偷便於樹陰乙亦將飛小滯此輩醉眼
烏知有人於後乎乍擊巡吏目而後悔早與罰金共
來又見一群書生木綿衣敝小倉袴裂木屐亦缺囊
無一物自稱僕是天下之大才子我衣雖敝我腸無
垢一口吞噬歐米二洲來而吐半解之洋語意氣揚
々逍遙于花間其眼雖如睥睨與歌妓戲與阿娘酌
者然下心經三寸至其臍下則嫉妬如炊不知與醉
仙士共我口流涎非是嘗英人之糟粕而欲釣官者
必啜佛人之餘唾而欲消飢者也不知乎花却笑汝

不潔見前則絃歌師率女弟子來烏田五六火盆六
七中雜鴨脚數葉鳥田以衣裳一紋手巾一樣緋禪
飄風白股露雪綠髻亂雲紅臉帶嵐欺卵艷色如倒
硝子嬌唇媚口簧音起而泣出谷之黃鸝顧後則宮
女如花滿彼高柳美服麗裝嬌姿艷粧天上忽雨美
人來為之前驅者必高其鼻高於猿田彥鼻是士族
河岸之箬葉魚而此目魚蓋在其行厨禿頭僧侶携
生活大黑而為蓮臺偕老之游赤鬚蕃客倩能言鸚
鵡謂通而呼業半觀花之快本坊之未亡人扶愛男
之手新道之野合娘從財夫之尻雖堅鞏欺石債主

亦為墮自清水舞臺之思而入算盤珠外之興雖偏
固如嚙苦虫頑叟亦知團子勝花之味而罄一年一
回之醉混堂權的亦擲所生自垢之錢而游竈前阿
三亦費所出自釜之賃而行群々連袂簇々交踵山
耶是人々耶又海雖今日大流行之彌陀如來不動
尊公開帳未曾有如斯熱鬧也可想茶竈之錢不知
日費幾于錢其間又有花兒繞茶竈而鬻絃歌掃一
絃去一絃又來片々不異角抵木戶待客次之又有
越後獅子之曲打鼓擊々繞花倒步是皆撈奪游客
之懷者也游人如此許多則追游人之跡生活者亦

應許多頃日都人閑口則必吐出不景氣三字余未
信之也若使上野花有言則必曰我日遇游客不知
幾百千若使我解語恐至臀破腰拔焉附不景氣的
字試尋這繁昌之元素不過自由與閑化之二素也
昔日則雖這山這花亦困於束縛中不能遍怡都人
之類游者則不過僅借席倒瓢也今也以自由身而
游自由山觀自由花而盡自由興不亦自由世界哉
須次自由游以自由醉也況此地多烹亭蓬萊松源
等抱山繞池而鬻易牙之塩梅助之有數寄屋坊之
花皆能解語而香亦可愛且上野則四通之地而雖

何行皆不遠矣南可戲柳於柳橋之風北可醉花於
芳原之月根津之夕照新宿之曉色皆可能行而賞
也官若有意恰好入車輻輳於山門可伴于西可從
于東車耶車乘之者皆泥醉骨軟頭低真與載菟弱
於馬一般客已散去山正黃昏花間鐘聲撞々報六
時

芳雲匝罩筵而絃歌為紅香露滴澄醪席而盃盤
自薰上野之山春如海櫻樹之下人嚮春娘誰穿花
而架茶棚娘何擁花而開酒壚嬌容靚粧與春競春
粉黛紅唇與花鬪花紫紋袖長痴蝶呼北紅錦帶垂

茅花招人鳥田鬢梳圓綠雲而凸鼈甲櫛挾班秋水
而斜好姿曼娜舉動洒落口漏夜梅之香腰帶風柳
之態美音劉曉管絃鑑鋒坐歌夕暮之半曲起舞甚
九之八分連袂賣茶列裳沽酒其次買笑其次售媚
又其次將隨客弄嗜有嚮者面皮極厚舌頭極滑玩
笑之不敢為意嘲弄之亦不敢感徹颺之平氣威之
自若洒々滑々然而似不知廉恥者常晒狐樣面於
店前而要過客恰與蜘蛛張網要飛虫一般相似一
客過則阿竹出要阿松隨捕阿菊亦呼阿梅亦招曰
憇欵曰息欵曰喫一烟欵曰啜一椀欵誰出火盤何

勸茶碗，獻笑者有焉。呈媚者有焉。群娘圍一客來，曰：君請謀一醉，幸有佳味在。娘一走，可命酒肉來也。客道：余與酒為仇敵，不能一滴嚥下。曰：然則團糕飲曰：嫌厭如噉毒物。曰：水菓歟。曰：否。曰：蕃南瓜。飲薩摩薯。飲曰：皆不欲也。余所大欲者，亦大異於人矣。曰：敢問君所欲者，果何也。曰：卿等請勿冷笑。余愛最深且嗜，不飽者，乃猶與馬也。娘道：君勿愚弄妾輩。客道：決非然。卿不知乎。抑佳美之元素，則成自猫皮與馬骨。余好色甚矣，故愛其本尊也。娘一打客背，道：視君為素人者，妾誤也。何思君是古窟之老狸，愛猫愛馬，則固

其分也。唯請勿欺騙吾人。客起將去，曰：余殊愛馬，最巧御術。卿請借一鞍，試可加一鞭也。唯恐余鞭短小，不及白樣馬腹呵々。一客跌坐於榻上，問娘曰：近况有何等珍事，請可割與愉快一分也。娘道：無々娘輩固無可有之々。理珎的穿鑿，非君徒不能也。冀勿吝一語。客打膝曰：可為最第一珍者，有一聞。近年櫻樹之靈出於此山，而迷入，不亦怪談乎。娘笑曰：君勿吐戲言，是恐從淨瑠璃文中誤傳者也乎。大古大友黑主代小町櫻，而其靈出云：此言也。世人所曾不信也。况開明之今日，况東

京之中央豈有其怪乎。竊魅屬落語家，玩物幽靈為新聞紙筆種之秋也。何又有樹木之怪矣。客故起疑色曰：真矣實矣，無可有之理而有者，乃怪也。余亦今日實見之。噫，怪噫，怪娘稍如信傾巨鬚，曰其容如小町姬者。耶曰：美亦絕美如小町，可跪而視。本朝之玉藻前，故漢土之揚貴妃耶。雖泰西之佳人，義律薩彼多之美，恐不可敵也。曰：誠然乎。妾輩可能得見者歟。曰：容易之事也。然靈魂非以肉眼可見者，能寫之者，鏡耳也。矣。卿請借彼艷鏡，娘探帶間出懷鏡而與之。客恭撐之，唱咒文曰：苟映這鏡者，則櫻之靈也。卿可

敬而拜也。彼視之，無一影，只見鏡面有我顏。映娘有疑色曰：君或勿非使喰一盃乎。欺謂靈影果焉。在曰：在此。這影則櫻之變化也。曰：箇是妾顏也。可惡々々。君而欺人，恐君却非狐狸之怪也。乎。嗚呼，悔哉。遂羅其妖術。客笑曰：卿等勿疑。余謹說其窮理。此山昔日則寥寥，不曾見美人。一新以降，百小町姬立櫻花之下。而待客，是非櫻之靈而何乎。可見卿容色不異櫻花，欲綻余願為宗定與這花眠焉。抱關不在乎。須誘之於奧殿也。偶隣榻有醉漢，乍粧容曰：唯々關兵衛乃在此。謹可奉公命。雖然，獨如何。公犯天朝之法律，先

出罰金而後可為宗定也宗定高呼曰余何犯法雖
箱根荒井皆徹關雖焉之無所妨我行汝速可誘也
關兵衛以烟管代鉞微顧曰公將折遠花折花律載
在五十五條中况公園花乎公少思之宗定曰汝關
兵衛幸勿憂余非敢以空手折也這靈元非有怨而
出募金而現也如投黃金一刻而乍見一夜而乍開
隱見開落不曾窮是所以為其靈魂也關兵衛曰唯
々然則開入目關而可令過也然先有不可不問
者起為舞樣曰

抑疑君風俗窈窕勝花容公家之子武門士若有

向入間相逢果是不使容易過必追花影尋春蹤
隣客叫道呀呼音羽屋呀呵山崎屋

金女學校

女學之大不可不開不可不勉也婦人於兒童一言
一行皆為其模範乃善良之階梯也為人母者若不
知一字何以能教其子為人子者少不受教育何由
能修其身女學之大可知也男兒而墜貴命於濔情
放蕩之惡境女子而沈玉軀於淫泆沉薄之醜界甚
為強盜又為撈兒為夜引娼為私窩子等者皆因切
不受母教也母親之責任可謂甚重矣泰西先哲之



言曰母親者製人善行之器械也蓋謂兒童之教育專母之所任也况女子於母親受其教最通而且永焉苟欲為其母者而不學可也乎方今觀都下之景况惡漢蕩子甚多焉奸女淫婦亦多焉懶少年援其隣之愛女而會于桑林洒落婦誘其向之惰生而過于炭室至閑其結尾之幕則或盪驪于松枝或溺華身于鯨口者此女不絕婦耶亦買讀賣實至以千金之命為一芥之視者抑何也為其母者僅學伊呂二字而未知波以下字唯以伊呂二字教其子之所致也女兒已催春宵花月之情則早羨錦衣之美而

未曾顧垢心之醜既雖知塗紅粉之術亦未知穿縫針之工甚則日夜業絃歌雖能諳梅春明烏之文句難辨典券與公文既長而最巧者特不過孕子之術此女何以能教其子若曰雖負生子之任其教育不任我責則不免狗豚之藉也是以文化國必建女學校洽使女子就學以稚兒之教育專任母親之手果其如斯其子雖欲為不善人得乎寧以女學謂人間文化之郵驛可矣本邦亦迅注目於斯設立公私女學校以欲洽教女子隨就學者日益倍蓰至世人目女學為一責任項日官又起女子師範學校將有所

大教育可謂既致文運之隆盛焉余初記都下之新繁昌也先起筆於學校者以國家之繁昌原出于文化之繁昌也後雖未出二年女學之盛非前日之比是余所以未能絕筆而又取記女學之繁昌也嗚呼盛哉文也乎自今又加數年必一洗女風之惡習無復破貞節墮八大地獄者至煽魔大王收情死名簿而奉還千出雲神社也必矣蓋如至改正男女會社之舊制一夫一婦閨門之官無正權乎否則余小腦力非所能測余將讓之於賣卜先生人相居士官立女學校在一橋內竹平坊構造擬洋風而渾係

新築講堂華麗庭園瀟灑亦有可觀者其建築雖不甚大足以容若干生蓋自小及大之意而不敢急進也如女子師範校更起新築于外神田舊昇平校乃師範學校左側巨大壯麗之土木而既竣其功有募生員百名之報告然負笈來請就學者及二百餘名云不亦盛乎都下既設公私女學校數箇師範校以外皆通學生而其年齒概自二六至二八如其教則尋常小學科加英語學皆使女教員教之而隨學力進步授手藝雜工等婦人必需之業且使謹其行專主溫柔而不失女子所為女子生員亦大奮起棄

游技戲藝而專從事於學雞鳴而起日高而未起學々々不啻粧其身之嬋妍又將飾其心貪嘲睡々々情婦上

殊其靜女變彼淑姬晨出蘭房早整春粧日高而未起學々々蓄結雙輪而點雲正梳眉畫新月而香粉已薰左挾縹書右執洋傘五鳳六鸞互爭先而輻輳自四方金步稍遲々々暈波駒履漸速々々鳴玉挑子龍容梨子嬌姿長袖閃袂衫蝶如迷垂袴飄裾紫雲欲流々々恰是稚櫻破蕾旭日自薰早梅孕春風煙已香忽見西窗佳兒相携而行話猶是海棠笑動紅唇鶯舌媚洩春

語梅名問菊名曰思君猶富春秋年記至破瓜乎否菊道未矣姊何問妹名蕊思必有故梅道君勿異唯羨君少而已如婢已十六加二月噫春花易老况有風雨之憂婢亦羅一大憂殆不知所道君請佞一策菊道妹雖菲才亦不免學友相助之責敢叩臆底以盡小智抑姊所憂者何乎曰婢家元某藩士也不幸失家嚴於極祿之中又無兄弟可依者次遇削祿之命飽嘗艱難而長于慈萱之手初婢之少也慈萱曾約與親戚某二子婚實與婢為從弟慈萱僕指侍婢長也久焉頰日促其婚彼亦由媒促來數回也彼人也

面顰如棘，鼻凹如蹲，踞如有痘斑，而且甚，滯泆也。其醜貌如視淨瑠璃之岩水奴，婢雖非敢嫌其醜，獨如其無學，何彼特知擊劍一技而亦讀國史，况漢書乎？况橫文乎？聞頃日左袒素餐，頑士而狠，主張征韓論，何等白痴何等下愚，真可厭之，婢奴也，豈足共議乎？然不從母命，則不免不孝之罪，從則必遇終世之困，婢鬱陶恚怩，讀書亦不上，心噫如這大憂，何我憂非席不可卷也？我憂非石不可轉也。憂心悄悄，寢而不寐，寤而不安，徒以手低頭，不知其所為。君請為謀之。菊笑曰：姊何憂何恐？姊入學之日久，猶未脫舊習。

乎昔日君父者，握無上之特權，假有恣殺其臣子，不曾問其罪，何蠻風之甚也矣！人身元上帝之所造，而父母唯不過培養之耳焉。故上帝之恩居第一，父母次之，是人間會社之通理也。今日雖君父有其權，限而不能私其臣子，姊雖母親之命有可辭之理，則辭可矣。何必謂不孝？况如婚姻人之大倫，而雖君父不可強，姊勿有如默為拙夫，所籠絡失自主之權。然則何以能全其權？曰如妹有所大欲，女學未全洽，天下乏女教師，妹也。若有學成不求婚，而為女教員，欲獲若干月金，以吾力能保吾身，其身之自由也。昨到鳴

原今行金杉皆謂劇場或醉墨陀花或游飛鳥山誰曰不
 一字縱雖與彥三酌與訥外夫皆優眠亦無他人妨之
 之權理不亦愉快乎優夫也藝入也有金則唯命也
 况於自擇良人乎然是非學成不能婦亦勉學勿失
 自由梅曰大哉言乎婢雖不敏請事此語曰然則婦
 速可辭慈萱也其辭々々梅曰唯斯々々洋語謂諾
 而上講堂

一美雛頗有氣力從校歸途謂某生曰君輩頗唱男
 女同權之新說皆稱貴物而口吻甚驕矣敢問同權
 者何之謂乎思是亦舶來之新奇品也其價與五分

珊瑚珠孰高低生大笑曰雖新則新非可販賣于
 具店者然則如別品之品者欲曰否非品物乃權也
 然則如權郎之權者歟曰否這話兒何痴不感抑權
 者謂各人自主之權而男女比肩也兒入校何學苟
 在今世不知之不免人笑勿復吐胡言兒正襟曰然
 則非新說是日本固有之通權也僕聞天皇者本邦
 無上之貴人也然有女子而即其位者百人一首中
 持統天皇者即其一也是非女元與男並立之確證
 耶又以今日婦人得為戶主可知也且觀裏店橫坊
 婦賢以常壓亭子而朝夕驅使之汲水者固其夫也

炊飯者亦其夫也夫飲則婦亦醉夫食則婦亦飽甚則典夫之衣而到寄場行劇場全家之權歸婦一手不曾見有可畏其夫是可謂女權却勝男權也君不聞乎新道煨薯店之狡兒以特能知薯味之故為某公愛妃權威堂々睥睨我父母々々反為子使役何等大權又如柳巷之絃妓某擒大將某遂為其令閨而狗視舊伴是亦女權党之一首魁也以之視之男女同權最固有而殊東京流行之風習也何求之于他一生振袖曰如兒言非所謂權者乃女子之惡敵也女丈夫而何有此事僕聞英米兩國女權最行焉

良人之愛婦也食一食器寢同寢床夏為翻扇而掃暑冬為煖靴而護寒或攜手共游或同車共行真有偕老之契是乃同權也兒若欲知之須携行厨來學見曰僕雖未知女學之蘊奧猶有一說在如君輩競飾美裝爭凝妖粧好學未見如好絃歌者誦書未見如讀情書者或極口品評各家少年或竭辨誹謗四隣處女是決非正道乃非女權也僕思女權者非曰能修女道能守貞節毫無淫佚之醜態而其德行學力不讓男子之謂耶君輩捨之曰諸女權者僕所不敢信也兒喃喃々々不止二生怫然共揭袴曰咄這

狡兒何多言固非若亦得知默々兒冷笑曰敢問君
 所穿者何之服也乎兒視洋人未見有男而為女装
 女而着男服者君今穿男袴而主張女權是非盜男
 權之賊則破女權之徒也宜哉無學婦之臀亭子也
 乎二生語塞而欲先去誤陷行潦而浣其紫袴兩箇
 吃愕道叱敗矣兒指道此是吐驕言之罰哩

西洋料理店

齋歐洲珍味齋米國蕙肴牛之肉也豚之臠也交麵
 包子燕卵糕乎曰葡萄酒曰小交酒曰何曰何屠戶
 肉店僅菓舖酒肆羅列于闔府于山手于下坊無處

不賣洋食無人不嘗洋味蕃客固喰官的最喰華士
 族喰農工商喰尊姐喰貴女喰絃妓娼婦亦喰是所
 以西洋料理大繁昌也其調和與業平全異其味隨
 亦異其名茶曰滑比菓曰巴的炭希汁曰蘇伯羹曰
 羅斯比斯油煎曰細底切炮肉曰擺斯鉄菜曰撒拉
 托是其大畧也三食亦異唱晨食曰伯勒哥巴斯午
 飯曰朱法以晚餐曰撒巴爾又饗宴曰成尼爾價各
 有三等概自五拾錢至三圓以上五圓樓亭大抵擬
 洋築而柱壁必塗油脂或白或青器具皆用舶品而
 筵席渾敷耀瑜或紅或紫物皆飾美麗室必極清潔

最有名者曰精養軒曰萬國亭在尼張坊曰三河亭在神田三
 坊河曰萬林樓在日橋其中有業平料理而兼西洋
 者如萬林是也精養軒往年起一巨閣于築地入船
 坊層樓崑莪器物整齊最為其巨臂樓設數巨室々
 之中央安一大食机而蓋以白綾布机心亦置一大
 花瓶合挿百花而四時貯春其四圍星列數脚瑣瓷
 或盛清泉或儲香液或凝塩或冰糖任客儘嘗客圍
 一食机而凭胡床厨奴忽來供白磁碟與高脚盃于
 每客又列三尖箸與小片匙而菜刀副之席定則先
 出麵包自麵包出肉汁自肉汁出油羹次燒醬次烹

魚隨喰隨出不遑手閣箸如其殘物與新送物換而
 忽徹之不有如キヤツパン業半宴席陣列百味之混雜也食啜
 亦異其法喰肉者左手持箸右手把刀々以切肉箸
 刺喰之吸汁者啄以及碟唇而啜之不曾用手是洋
 宴之概況也凡來此者皆僅吞世界之大才子而固
 以我酒食為蠻物不敢喰之腹全蓄洋腸其然其然頭
 既貯洋腦自衣服飲食至言語應對無一不洋者故
 自異其風致撚拿破倫鬚而喋々談君主擅制之非
 者民權家也嘆彼得爾魯國古眼而呶々話立君獨
 裁之利者厯制家也鼓密爾氏之偽舌而論者經濟

家也嘗弗蘭格林之餘叱而說者窮理家也喫卷草
不知煙糞焚窄袴者鯨飲家也啜肉汁不覺汁滴浣
胴服者馬喰家也以手帕屢揩虎鬚者可知喰膏物
也握菜刀頻動蟀谷者果是嚙剗肉也舉一手而鳴
唇者述祝詞也擲盃于後者受祝酒也或有拔瑠璃
之口栓沸然酒送而吃愕者或有覆食器膏汁濺衣
而歎息者或醉而與胡床共倒者有焉或舞而落帽
也不知者有焉或偶有入興而唱歌者其緩音如蚯
蚓鳴其急調如百舌鳥真如聽唐人譏語珍兮紛兮
噉兮而不可解唯聞其聲而想其趣耳此樓日本入

固來焉西洋人亦來焉雖客常不絕未曾聞有露醜
態者蓋歸于洋者能守謨拉爾學洋謂修身之故也
然偶有洋客而飽食脫道者甚則喰蕎麥而逃饒天
夫羅而遁自冠文明二字之人而有此破廢恥獨
甚恠也是外飾文明而內未學文明之徒歎何以與
我惰卧社員異矣由視文明與野蠻其間不容髮唯
謂不學者曰蠻族也早晚有我三千五百万兄弟皆
學之日乃可稱文明國噫我人民而僅知彼食之滋
味未知彼學之美旨者獨何也余亦嘗憂國家之
亦與新聞記者一般敢質之於大方君子餘也而云幸勿叱余

馬飛紅塵，車轉怒雷，恰是大方君子相携而來焉。仰見黑帽高聳于頂，而冠德威俯拜金鎖，蟠屈于膺而發榮光。既卷草拽一縷烟，而共上樓肉臙，徒命忽為山酒盃，由令立作林。又酒又肉，既醉而談及宇內形勢，一英雄頰捻鬚，喟然嘆曰：嗚呼難哉！治國之策，余欲置我文明于英佛上，又擴我版圖于魯西亞、右、日夜苦腦而謀之，々日久矣。思以先蹂躪朝鮮八道，遂吞噬支那全國，而漸及鋒銳於西域，為策之最得者。余必成之，余必果之。屹然起投酒瓶於地，曰：若有所不果者，有如暎日。一君子轟駁辨曰：君何以能戰國

未可謂全富，兵未可謂全強。雖有百萬農兵，不可戰。雖有千億楮幣，不可以戰。先謀富而後可戰也。君未免暴虎憑河，是世人喋々然所議其非也。方今之急務在專理國財，先起物產，歟？將先省國費，歟？未知策所出，忽見溫厚君子暫脫眼鏡，徐々說出曰：僕亦有一見戰固非也。財固不可不，理雖然，理財之難，非勉強暮月之間，而可能為先禁游民，而可使各就其業也。苟不勉而豈有能致富之理乎？先廢華士族，歟？先起大學校，歟？余亦未知孰其急，各箇議論概成。自洋語或問英史，或引佛記，三士昂立，嗷々嗷々互

辯欲止又起口頭吐火舌端滴血雖議論如沸未有
一論及其所為之方法如何者空論虛議亦如以他
痴氣為我頭痛者空費千金時刺竟不決而去矣偶
有厨奴能解洋語者甲道奴聽客議論言々鬪戰語
々交劔憂國之情發輝形于外真可謂今日之雄士
乙冷笑道彼乎何知國家之大道其風裝雖能擬鬚
先生非真學之者唯雷同洋生不過僅藉赤鬚連中
之口吻來吐其假聲其實鈍刀而發虛光也故雖論
甚大雖辯甚雄到底無其結果日本謂之附燒又西
洋謂天夫羅汝小子戒乎汝勿懼曝店之欺固為天

夫羅子所誑而為身代限戒乎小子

代言會社

從世之漸開化百般之高法亦漸開化從商法之開
化金貨之通路亦不得不開於是金貨之盛前古無
比豪戶富商固勿論三百之華族數千之官員概貸
金以營利還祿之士族亦貸僧侶貸醫者貸神官貸
淺草觀音成田不動亦貸水天宮貸金毘羅貸嗚呼
可謂盛矣夫物換則勢亦隨變昨年之得意且那為
今年之同業高賈今日之富戶豪商為明日身代限
之人是以人人磨猾智銘々出詐術爭出於人意表

以思網其利，鼓舌舞辨，而借金，固不顧息之輕重，豈亦違謀利之多少乎？當戰其商法也。制勝者甚，虧取敗者常居十之八九。故負債家雖過還期，利子猶不能償，况母金乎？債主往促之，則百方彌縫，以請緩其期。曰：若過其期，猶不能還，出罰金幾十圓，或一日加何分之息，以償違約之罪。更記證券，貼印紙，以改約。復過其期，又不還，債主往嚴急督促，則細君出，接曰：生憎，今日家夫不在，妾不知何理對貴客。雖無一謝詞，又不能如何。請勞他日再來，問其歸期，則曰：不可。測債主喃喃說苦，訴冤而歸，是負債家豫命婦，以為

苟免之計，耳其實潛伏樓上，而閑酌歎或假寐也。如此輩，今日流行之弊習，而未曾知恥者也。他日債主又往，又不在，又往，又不在，今也氣益急，意益激，欲迫其保證人，而到其家，則是亦不在。同窟之狐狸於是憤恨不能自禁，遂賴代言社而訴之。此是金錢貸借之概况，尚雖多種々，雜話以金錢出入為最多矣。實可謂昇平中之一大戰也。聞法庭一日，新訴不下三百餘件，是所以代言社之繁昌也。

代言社者，大概舊官員或書生之結社者，而其名必以法律研究其實，皆為代言代書之徒也。其社曰北

洲舍在北在五郎在南在曰貴知法舍在五郎在曰盡辭舍在南在曰逾
明舍在淺草在曰何曰何此等皆得官准而開社者也
其他有未受官准而結社者或有一個々々為代言
為代書者或士族或賣卜者或講談師或公事師一
々不暇枚舉大凡府下十一大區一百五小區至
而無不有代言代書之人聞近頃有婦人而為代言
者豈可不謂昌盛乎各社區門必以社号揭壁必以
規程社員則倚胡床對高机而各分掌其事務有社
長以統括之嚴如小衙門如其規程各社雖有大同
小異其略曰先受原告之依賴者不肯受其被告之

依賴先受被告者不受其原告曰金錢出入之訴訟
仰公裁獲全勝則為謝金令納其金額十分一曰每
莅法庭必從公則一回納五十錢曰代書一葉八行
二十字亦從公則納十錢曰他雜訟則量其事之輕
重與其物之大小而納其價之十分一曰何曰何章
程數十条但人之依賴也親聞其情實參考之於條
理而後受理云

有一僮父手一技之證券來請曰賤夫某縣下何村
之農也欲輸入諒縣下之米于都下以為一商法數
月前寓馬喰街某旅店而待同志有日偶有某坊何

番地高某與本府士族某來曰知聞大人以糴米之
商法出于都下僕等幸有金主今欲出金二萬圓以
共謀其事貴意如何德慙慙矣賤夫遂從其言彼
曰一旦結約則必與損益必同得失互守義而將有
如兄弟雖然面公今日為始僕等雖非敢疑公商法
之事不可苟何則恐後日之紛紜也請出身元金千
圓以為證僕等亦出連署證券以為據於是賤夫烏
知為其欺立出十圓札百枚以為身元金彼若至其
期不能踐約千圓之母金而一日加若干之利子可
以必辨償之約也明々瞭々載在證券何思雖既過

其期有日猶未踐約故照證券促其辨償則彼呶々
吐無理之言不肯償之俯請賴貴社以仰公裁社員
臍底含笑諾一諾道尊老質朴全為奸兒所欺雖然
證券現在我直彼曲不候言明也速訴仰公裁尊老
須記委託書僮父問委託書何為者也曰無之不能
為代言老若不知僕與訴狀同代書焉老先喫一煙
暫待之入告社長曰今日何日獲這奇訟宜稱鷹日
歟櫻收可知長傲然開眉道昨夜燈結花今朝鵲告
慶果有這奇獲社員記並副訴狀與委任證出曰請
捺印僮父既捺畢社員手之而喫一啖徐々說曰夫

為代言有社則仰公裁判勝則為謝金納其金額之十分一始托者以先納其謝金之半為例規請先納五十圓與代書貸若干僮父吃驚曰嗚呼高哉謝金請必減社員指壁上曰社則揭如此箇是不唯本社一般之程規恣不可動僮夫為被剝皮肉之思遲々探懷漸納之鄭重依賴而歸社員明日出法庭訴之判官責被告之違約下公命令速合母子返償被告叩頭百拜且說苦且乞哀曰商法失敗損亡重損亡借金積借金欲補不成欲償不能加之現今融通停滯百方運策不能得銅一錢竟至露違約之不信固

雖其罪重空拳以不能如之何仰願致身代限以謝官告諸原告而命其身代限被告胸裏欣欣以為從今始免債鬼之呵責如下劍山上安樂臺雖門遍在宅二字無復來叨々者彼愚叟何知余身代衰瘦家與地則元貸居也席與戶則曾為負債一抵當既屬某手一二之私有物不知速藏之於方寸之策庫篋筍生翼先飛去於親戚某家長持生脚早遁逃於親友某宅蒲團與屏風焉潛伏火桶與茶器焉脫去何既隱何既亡一家寥寥而無可目者狡猾可想如此則却果有起家產又安知有本店早變各更起新店於

何處哉既及過六旬身代限者過六旬，競賣家物之制也，檢查其私有物，不過僅見兩三，敝鍋與數箇，缺碗其價可知也。官召原告曰：收被告二名，身代使衆估競賣其所有物，價僅五圓二十錢，彼猶他有三四大債，因計算其金額，以平均法分配之，則汝所受實二圓五十錢也。如殘金期，被告身代再興之秋，此再興可在與不，橋爾敗時同秋，必令辦償，捺官印証券，則在茲。藏古代室物共可深，如訴訟入費，由例規使被告償之。社員歸呼僮夫曰：一件今日有公裁夫，滿面含春，盪頭再三，慙慙謝曰：誠勞貴官，如非藉貴力，叟豈得開今日之笑眉乎。洪恩無

量敢謝請速握其金，一飛歸鄉，而綏妻孥，社員少含吊聲，其怒。徐夕曰：屠被告之身代，其物價僅數圓金也。彼等又有他負債，各均分受之。我所受不過二圓餘錢，殘金待彼，死灰再燃，枯骨復肉之秋，令辦償官印之證券，則是也。僕雖千萬知尊老，苦情公平之官裁固，法則之所憑，又無知之，何尊老斷念夫，錯愕潰膽，茫然不知所言，少焉發顛音，道箇是夢寐歟，真實歟。社員說曰：尊老實雖如罹不虞之禍，其實自為蓄也。老何棄所慣之農，而行未知之商也。如飛蛾自入火，豈可得其全乎。老又誰怨况官乎。况僕乎。至今日

雖噓臍又雖打又雖叩無一錢可出處老請斷念人
 世豈亦無塞翁馬乎夫切齒軋々道叟有何罪遇這
 大難噫怨噫憾如怒如悲顏色為蒼為頹頼々愀々
 而去余思代言之難也可知一方代原告而為責人
 之主一方代被告而為受責之客猶娼妓接醉漢於
 一室而又交醒郎於他房至其一身以狴主客兩箇
 之假聲雖老妓名娼之好手段能口說非同日之論
 又猶演舌家顧左為主顧右為賓然彼止於上高坐
 而買人笑此在於出法庭而鬪舌鋒其難易可知也
 恐雖鸚鵡之舌蕪張之辨不可及况余輩鈍性雖出

智囊之身代限不可階及嗚呼難哉代言若使此輩
 為女而有西施高尾之美必傾鍊壁城於一口說下
 余呼此社稱大言社

班白媪携小楊妃來曰媪神田某坊之者也賤兒從
 今春為旦的某此的果何的乎之員外權妻初以合
 山家結約曰供枕藉之日數不過一六而月賜十圓
 金如四季之服資別必給之爾來旦的多責臨不止
 一六朝來夕到不論晴雨不問寒暑每到呼酒喚肴
 曰蓄交曰魚錯飽嗜飽睡為費燈油爐炭亦不吝矣
 如其費及月末而辨償之々約也賤兒從初夏經閉

累月、口頰嗜酸味、肚腹漸脹大。此腹甚大、可疑、抑誰、落
數元、素且的及聞之、也不啻絕踵、又不賜月金、又不
償酒債、媼等內飢寒交臻、外債鬼屢迫、媼竊往訴、
其苦情、且的道不日、吾自往辨之、媼雖待之、有日無
何、音信實今日、又往山神出問、來意、媼雖欲不言、勢
不能包藏畧洩、其意、山神怒焉、口頭噴火焰、天庭露
綠筋、雙角、早曰、吁、惡婆、賤婦、以釣我良人、飽貪饒、
我金、其奸計可惡、々々我非被若、既所奪掠、我恨難
消、若有何缺、面皮復來、喋々乎、反令良人、雖欲償之、
吾不肯聽、咄若、速歸、若不歸、吾將有所為、罵詈百出

遂放逐門外、媼憤焰欲焦、胸遺恨欲倒腸。細、若、憤、怒、固、可、想、婆
憤勢、亦堪忍之繩、既絕、不能默止、願欲托貴仕、仰公
裁、請幸諒察、有所謀、社員熟聽、其顛末、曰、此事有、確
據乎、曰、雖無證文、媼豈欺人者乎。其、然、豈、其、然、乎今所聞、中
無些虛言、且賤兒腹、可以徵、是其確據也、曰、不送、其
藉、未得為真妄、縱令娘有姪、以和姦論、豈得公然、仰
公裁乎、婆大息、曰、然、媼携這兒、投墨陀之水、乎寧、縊
且的之門、乎又無所策、出愁嘆極、而淚亦不出、社員
叉手、低頭良久、曰、無止容、私和、以救其急、婆抽皺頸、
曰、貴官、所欲為者、一從之、如其謝、唯命、社員諾々直

飛四脚人車到且的之門投刺乞謁時正四時且的
歸來已脫着袴將喫一煙之時也暫且的昂然出接
曰足下非有一面識唐突來乞謁者想必電信之周
旋矣電信何等固辭々々社員腔裏冷笑曰僕固非然者
某代言社之一員也偶神田某坊之老婆拉一少婦
來請以云々仰公裁事關貴官不知果有此事乎否
或如真須自為計不然僕直坐法庭決是非耳的錯
愕顏色忽變虛威忽消虎音亦變蟲聲曰箇般醜行
如係公裁僕必不免々免字何免乎甚于一字畏猛獅畏中惡魔先生
厚意故來謀之其思不可忘他日有好機會僕必為

電信之鍊線以報之曰僕固畏要路之危險不敢望
其報是亦僕所固辭貴官欲無晒此一件於坤輿速
可有一議也曰敢問如何則可矣曰聞彼婦既姪及
五月貴官宜及其分身之日負擔其衣食費給之至
分身之後醫藥產婆之謝等亦皆償之而可收養其
赤子也如是僕可圖私和的戲然孽濁後悔可見曰僕既
有妻孥在不能得養贖兒且山妻嫉妬特甚矣如聞
姪一字山神不啻夜叉亦類其怒實可想先生請勿
高聲沉思久之漸發樊噲之勇斷曰噫背不能換腹
到底非因金力不可鎮撫敢閉目吞淚附百圓於先

生々々請以永絕紛紜之源僕更有所報社員一諾
 曰果說論老婆必奏鎮狄將軍之功幸勿復懸齒牙
 歸直叩婆門婆迎勞道實勞玉趾不知所謝社員故
 整容曰初鬪舌鋒也的言曰彼等固騙我如姓一事
 非余所曾關全出於圖賴之奸計抗辯再四不敢服
 一言下挫的曰聞論再四僕磨舌酸唇千議萬論漸
 者代言家得意々能辨使的屈撓嗚呼箇般之事僕雖非敢誇功實非容易
 之苦戰也婆曰唯々誠勞貴意何辭能謝社員徐探
 百金於懷曰此是私和斷緣之淚金也且以為其計
 思雖未足飽亦恐慾鷹之貪婪却失爪婆驚服乍注

紙幣拾字胸裏悻々奇獲出望外喜色早上眉先使
 阿娘拜謝俄獻孤媚多慾如鷹利眼如鷲曰非由官
 力鳥能有此結果敢獻祝盃官請幸罄一醉婆與阿
 娘交相俯日己黃昏主客皆醉婆撫某背道官如既
 醉然矣破屋雖矮小薄衾雖敝垢請取一睡去某道
 猶非甚醉歸去兮唯如此頭痛何頭痛二字言未畢
 玉山將頹阿娘亦留袖道妾雖醜且陋幸若有官所
 容少揉尊額及貴脚請枉就衾社員遂偷一宿於春
 如海樓上而去噫此輩安知他日自無煩法庭乎或
 是亦為代言社繁昌之一元素

東京新繁昌記六編終

定價五錢

明治九年三月十五日御届
明治九年四月廿七日出板



著述人

福島縣士族

服部誠一

東京第五大區四ノ小區
練堀町十五番地寄留

出板人

東京府平民

稻田政吉

東京第一大區八ノ小區
銀坐三丁目二十番地

